

插秧时光

李永明

春暖花开的时候,容易让人回味农耕时的往事,回味儿时插秧时的乐趣。

老家的水田,春来得不早也不晚,总在田间地头流动。扑入眼帘的是恒惠渠的水,在春潮的涌动下流出的渠水也有了激情。它流过岁月,流过四季,流出了家乡春天的好时光。

过往的春天,留在脑海里最深的便是年少时插秧的往事。那年月,每当春耕时节,学校都要放一周的农忙假,让我们这些学生回家帮父母抢收小麦和抢栽稻秧,支援“三夏”生产。包产到户以后,我家分得五百多亩田,大部分分布在渠道两岸。由于家里劳动力少,势力单薄,父母每年都要请人帮忙插秧,让家里人吃上白米细面。

记得那年家里插秧,母亲事先联系了几个亲戚来帮忙,头天下午叫我和弟弟去落实,原先说好的五个人,结果在第二天只来了两个。母亲愁眉不展,“三夏”大忙季节,龙口夺食,时不我待,抢插抢时,要是误了插秧,就要误一季庄稼,误一年的收成。时令不等人,情急之下,母亲便叫我和弟弟跟他们一起下田插秧。

春天的稻田里,一块块水田似一面镜子,白云在水中移动,辉映着红花绿树,当一扎扎秧苗均匀地抛落在水田里,空气中便弥漫着秧苗嫩绿清香。在我的印象中,田土刚下户时,采用的则是大帮育秧,工序较为繁琐,既费力、又耗时,先是把各种放在温室大棚里育苗,秧苗长到十厘米时再移栽到土质比较好的秧母田里,待秧苗长至一尺深时,再分栽到水田里。后来采用薄膜育秧或旱地育秧,省了中间一道工序,减轻了农人们的负担。

插秧是门技术活,栽好了笔直如轴,横竖都是一条线,栽不好东倒西歪,不好看。母亲是把插秧的好手,只见她左手抓起一捆秧苗,拇指和食指敏捷地将粘在一起的秧苗分开,右手三指并尖扣住秧苗茎部,

找准位置,轻轻一点,秧苗如同出征的战士一般挺立在水中,有模有样,有形有魂。在农村大集体时代,农人们是靠挣工分生活,我母亲在生产队里是公认的插秧能手,只要她一下田,秧苗栽得又好又快,不少男劳动力都自愧不如,赢来一片赞许声。母亲栽的秧苗,深浅适中,窝距分明,根本不用拉绳固位,行距、横距均匀有序,不得不佩服母亲插秧的本事。那时的母亲也不嫌累,每天都是满勤,挣的工分自然也是最高的。

我卷起裤腿,蹑手蹑脚下了田,拾起一把秧苗,学着母亲的样子,专心致志地往田里插。可抬头一看,插下去的秧苗不是露出秧头,就是东一株西一株斜倒在水面上。无论怎么插,秧苗在手里就是不听使唤,越插越糊涂。秧苗飘在水面上,既浪费了时间,又影响了插秧进度。这时,母亲告诫我:“要把秧苗插好,不是件容易的事,跟读书一样没那么简单!要用用心,付出辛劳才会有收获。”看着别人在田里把秧苗插得有行有路,横平竖直,整齐得像流畅的诗行,站在田埂上一眼能望见尽头,而我费尽心思插的秧苗横看竖看都不顺眼,一行行弯弯曲曲在水中向前延伸,引来了别人的笑话。

当天下午,父亲回家路过田边,看到我插的秧苗弯弯曲曲东倒西歪,大发雷霆。母亲来到我跟前,手把手教我插秧的基本要领,诸如行距、横距各一拳头,每株秧插五到六根苗,入土两厘米;左手分秧、传秧,右手的拇指、食指、中指要并拢插秧,双手必须同时进行,两脚要及时往后平移,秧苗不能栽在泥脚印里,母亲边说边示范,身手舒展,娴熟自如。渐渐地,我悟出了一些道道来,掌握了基本步骤,插秧也逐步顺手了。几天的劳作,我腰酸背疼,双脚胀痛得迈不开步,浑身像散了架一般。插秧是跟时间赛跑,节令不等人,千犁万耙不如早插一下。插秧时几乎是争分夺秒,上午一片黄,下午一片绿。稻秧全部插进地里

后,每家每户的心里才踏实起来。家里人为了感谢插秧的亲朋好友,便到市场购回大鱼大肉,做起正宗地道的农家菜肴。拿出土酒、白酒、啤酒,让人大喝起来。也许是耕耘时的疲惫,插秧的人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,喝得昏天昏地,感觉喝醉了才解决了疲劳。喝醉了互相打情骂俏,说着脏话笑话,饭饱酒足才回家。农忙假结束,返校半个月后,我才恢复了往日的“元气”。

在田里插秧,人是不可能直立的,全程都是躬身劳作。秧苗插到了眼前,人就往后退一步,边栽边退,一直在给横平竖直的秧苗方阵让路,到整块水田布满秧苗为止,人才能直起腰板,舒展活络一下筋骨,看着绿意萌动的水田,脸上欣慰的笑容也在田边绽放。插秧是一个累人的活路,弯腰直腰,脚泡在水里,一天下来腰疼腿酸,手指有时也会受伤,因为水田里有时会遇到一些割手的东西、锐利的石块和烂瓦砾,不小心就会割破手脚,严重的还需要包扎治疗。更可怕的是,水田里还有蚂蟥吸附在腿肚子上,用力才能把蚂蟥从腿上剥下来,会鲜血直流。我突然间想起五代后梁布袋和尚那首言浅意深的禅诗《退步》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底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秧苗插到水田里几天时间开始返青了,在夏日葱葱笼笼,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铺在田里,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其实,插秧只是由谷种变成大米的初始工序,接下来要除草、施肥、收割、脱粒等,前前后后有四五个个月时间,从一粒种子入土,都包含着天地人的和谐。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便是对庄稼汉的最好诠释。

家乡的春天,犹如一个宽厚仁慈、胸襟开阔的睿智老人,唤醒了大地,让这个季节借春风吹拂,让春雨催生,染红桃,点缀李,吐绿柳,落在田野,大地春光无限,莹莹绿色把家乡装扮得分外俏丽。

立夏刚过,汉滨区的枇杷就次第黄了。

最先亮出金黄色外衣的是瀛湖镇清泉村的枇杷。这些金黄闪亮的枇杷好像在赶一场盛大的运动会。她们饱满吸瀛湖水,广纳天地精华,攒积积攒满身能量,以最饱满的肌肉、最漂亮的外衣、最骄傲的“五星”“解放钟”“长虹”标志,沿着汉江跑啊跑啊,眨眨眼,跑成了瀛湖镇的冠军,跑成了汉滨区的冠军,跑成了安康市的冠军,现在,又跑成了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志。

初夏时节,只要安康大街小巷的水果摊上一露出枇杷的影子,城里的人们就开始在心里盘算,哪天有空了赶快到瀛湖去抢鲜。特别是一到周末,三三两两好友相约,全家老少出动,一路浩浩荡荡,说说笑笑,把本来宽宽敞敞、清静静的瀛湖闹腾得拥挤拥挤、热热闹闹。清泉村的果农才不怕闹腾呢,来的人越多,他们越高兴,挤一点儿不要紧,相互让一让路就宽了。那些咧着大嘴笑哈哈的枇杷,也是爱出风头的主儿。人围得越多、镜头离得越近,她越是妖娆、妩媚,直到你把她送入口中,似乎才了却了她生命中最大的愿望。这些从城里来尝鲜的人,图的就是这种美好的感受。虽然此时此刻枇杷在这里的价钱一点儿也不便宜,可他们乐意到这里来采摘自己心仪的果子,这总比在水果摊上挑来拣去好玩多了。

现在,清泉的枇杷根本闲不下来了。只要她们一露头,便成为抢手货。她们像长着金色翅膀的精灵,飞过巴山,越过秦岭,越跑越快,越跑越远,越跑劲头越足,越跑名气越大。她们从陆地跑到网上,从清泉村这个偏僻的水码头跑到北京、广东、新疆等地的大超市、水果摊,跑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里,跑到老人们眯到一起的皱纹里,跑到姑娘们抹了口红的香唇里。

吃着皮薄肉厚、香甜多汁的清泉枇杷,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个一个个圆润、个大的枇杷背后是一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退休老教授付出的心血。

二十多年前,这位名叫朱平凤的老人只身来到瀛湖镇,她远离城市的喧嚣,将实验室搬进村里,开始了人生的“下半场”,把多种亚热带水果北移到瀛湖周边的山山岭岭,开始枯燥的实验。日久天长,她与瀛湖的山山水水、父老乡亲们融为一体,俨然邻家阿婆的样子,如果不了解内情,又有谁会把她与教授联系到一起,与水灵灵的樱桃、枇杷、杨梅等水果联系到一起呢?当枇杷、樱桃、杨梅、芒果、龙眼、香蕉、柠檬等试种成功并全面推广,她却化为一捧泥土,永远长眠在瀛湖的一棵大树下,与青山为伍,与绿水为伴,与这里的果农永不分离。

今年,清泉的枇杷又黄了,她们不仅以鲜果的形式奔跑,还变着花样儿,以枇杷茶、枇杷膏、枇杷酒、枇杷蜜等形式闪亮登场;她们也不是孤军奋战,而是带着周边的杨梅、茶叶、黄花菜等等这些姐妹妹妹一起加速奔跑。她们跑出自己的风格,也跑出安康人的精气神!

洪妍

奔跑的枇杷

黄石滩

翁军

安康城郊二三里,有一道倾泻喷张、曲线有致的天然瀑布,冬夏无歇,春秋轮回,“舀一瓢天上的水”的网红假想,让傅家河畔成了一处休闲揽胜的打卡地。

傅家河以盛产黄蜡石而闻名,溯溪而上,积水成潭,故有了黄石滩之说。辛丑仲夏,驻村工作的使然,便和黄石滩有了初次接触。多雨的季节,多雾的节奏,雨止雾起,氤氲云烟,涨水淹没了过水桥,半拱在潺潺溪水中只剩下一星点月牙儿,微风吹来,荡起一串串涟漪,扩散到岸边,紫信吐芳,绿竹摇曳,蝴蝶飞舞,蝉羽啼鸣,散落在泥土中黄蜡石显得特别突兀……水域绝色,宛如仙境一般。

蓝天隐现,阳光开始炽热了,黄蜡石微微泛亮,细腻粘手,似油脂溢出,可雕琢、可摆弄、可收藏,汉江玩石者称之为“安康石”。拾得泛红的原石,被寄寓“桃花石”,大抵有交上“桃花运”的幸福。

不知不觉入了秋,黄石滩少了激池,多了一份沉稳和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陶醉。白云依旧,青山连翠,峰峦渐渐披上了焦灼色的盛装,山坳里农舍炊烟袅袅,蹲在门口的农夫,吧嗒吧嗒抽着旱烟,肤色已熏成古铜色,黝黑的脸颊上深深烙下岁月留痕……开裂的包谷入了仓,青稞被收割打捆成了牛羊入冬的“余粮”,甜杆齐刷刷地堆在房前屋后,等待发酵,烤出醇香四溢的佳酿。

乡村振兴帮扶驻地是一个名为赤卫的村落,每次入户,工作组3人总是结伴而行,几道山山梁几条条沟,除了留守老人和妇孺,鲜有人声鼎沸的喧闹,空寂、空屋、空心村,免不了陡生一些孤寂。无意间,捡了

一只流浪狗,个头不大,毛色乳白,在爬满苔藓的石阶和绿草坪上下窜跳,打滚,它的嗅觉和动作十分敏捷,随便逗一下,立即蹦过一边,前爪卷曲,后脚立起,作揖状,瞪大眼睛,傻傻盯着喂吃的手,在几个馒头上的“诱惑”下,它成了我们形影不离的“跟班”。

村民说,山里野物多,狗是个响动,家家户户都养狗来提防。风里来雨里去,这只捡来的狗,没多久便和我们厮混的很熟了。

在村部,它常常被做饭厨师撵的四处跑,还被骂道:“没忘相,滚”,大抵嫌弃是个野狗。它给我们岔了瞌睡,打发了许多晦涩无聊的日子。于是,我们给它起了一个颇为玩味的名字,叫“白赤”。

旭日晨光,恰好“白赤”一个跃起,光影从嘴角穿过,手机咔嚓一声,印记了《亲吻阳光》的靓照,在朋友圈立刻赢得了不断飙升、垒砌的“点赞墙”。一个亲昵,一次释怀,人和狗感情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。

“白赤”通人性,是一只不折不扣的仁义狗。白天,深山老林走访,它在前带路。夜间,它蹲在宿舍旁值守。村头有棵火罐柿子树,晚秋红彤彤的,就像旷野早早挂上了红灯笼。“白赤”摇着尾巴跟着我们后面,看柿子、拍柿子、摘柿子,汪汪地把蛇和胡蜂吼走。

傅家河的水是清澈的,恬静怡人,偶尔几回咆哮,只不过是闷热喘不过气来的刹那;傅家河的相思鸟是腼腆的,红嘴黄腹,叽叽喳喳,山林对歌,憨态可掬;傅家河的牧羊女是刚柔相济的,弯刀插腰,凌风砍柴,矗立在一棵树下守候一群避雨的绵羊……



《少先队队员走长征路》木刻画版

寇媛媛 女 10岁

美味小笼包

邹婷

走遍安康城的每一个角落,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小笼包的芳踪,可见芸芸众生对它的喜爱,而我更钟爱家门口的的小笼包。

这家小笼包店租在静宁菜市场的路口,地理位置优越。因为来往菜市场的人流较多,从清晨到晚上都川流不息,所以来店吃早餐的人也会相对多起来。当天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,主人便闻鸡起舞,辛勤劳作,饭店由夫妻俩辛苦经营,两人不知疲倦的干着面活,一辈子与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大约五点半就会有客人来吃饭,男主人笑脸迎客,女主人在房子的里间包小笼包,偶尔,听到外面有人叫喊着要吃饭,也会理应一下吃什么?便迈步从锅里取下一笼包子,递在客人桌子面前。客人津津有味吃着,大快朵颐地享受着美味的早餐。

为了招揽客人,主人包了好几种不同馅的包子,看着一列叠加在一起正冒着的热气如浓雾般的小竹笼,每笼数量约有七八个,里面有肉馅的,青菜馅的,萝卜丝馅的,豆沙馅的……品种多样,任客人自由选择,方便实惠。

这家店的小笼包,以皮薄汁鲜而闻名,它用料讲究,制作精致,甜而不腻,非常适合大众口味。热腾腾的包子,看着它像云雾般缭绕,若隐若现的肉馅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由于汤汁丰盈,这家小笼包的吃法与众不同。先取一小碟倒入少许香醋和辣椒油佐料,之后轻轻地夹起小笼包子移入浅碟,再

在薄如蝉翼的包子皮上轻轻咬一小口,慢慢地吮吸其中热烫的汁液。一边吮吸一边品尝,香甜鲜美的滋味便在口中弥漫开来。汤汁吸得差不多了,再将整个包子吞入口中慢慢咀嚼。这就是主人教我的小笼包正宗吃法:轻轻提,慢慢移,先开窗,后吸汁。这样可避免汤汁喷溅烫伤口舌,才能在轻吸过程中享受其鲜美的味道,吃出小笼包的精髓。主人说她家小笼包的汤汁是用猪皮冻化开熬制的,鲜滑醇美,吸上一口汤汁,唇齿留香。再留一口用以浸润包裹肉馅的汤汁,使肉馅吃起来劲道弹牙、鲜爽多汁。香醋使面皮更加紧致,更能起到解腻的作用,酸甜交织的味道给味蕾带来双重的快感,再来上一碗三鲜馄饨,便是人间天上。

小笼包形状小巧可爱,颜色晶莹剔透,俨然是一盘艺术品。美味滑过咽喉直达心底,温暖与满足感油然而生。回味无穷,让人流连忘返,意犹未尽,实在是百姓餐桌和口腹中的妙趣。它藏匿在街头巷尾,温暖着我们对故乡的美好记忆。

风味独特的小笼包,包含着过往岁月的味道,守候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如今它不再只是寻常百姓的日常小吃,更多的是人们对传统风俗的尊重。平凡的小笼包,浸透了人生的滋味,稀释出浓浓的乡愁,承载了人生中美好的愿望,真可谓是一笼包子慰平生。

岁月斑驳了我的容颜,却永远斑驳不了我对老家的思念。

老家在陕南安康坝河镇的一个小山村里,小地名叫黄龙沟,老人们说这里是治水祖师大禹父亲“鲧化黄龙”的地方,你看这里有黄龙寨、黄龙洞、黄龙庙等许多和黄龙有关的地名,说我们村的人是正宗的炎黄子孙、龙的传人,一定要把华夏祖先的炎黄精神发扬光大,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,我只知道这里住着许多黄姓人家,也许他们的祖先是名个叫黄龙的地主,占领着老家的山山水水,认为这条沟是自己的,索性把这条沟叫做黄龙沟算了。

老家处在两山之间的洼陷地带,形似“凹”字,有人说我老家是多余的,因为多年前一场地震凹陷而成,如果不是地震就没有我的老家。还有人说我老家是个“亏”空的地方,住在哪里会吃亏,不会富裕。我认为不管是“凹”字和“亏”字都好,“凹”代表着包容和胸怀,有容乃大,大作家贾平凹不是有个凹字么,看看人家现在的成就就知道“凹”字有多好;“亏”字就更好了,吃亏是福,益谦亏盈,吃的亏多受的罪多,收获就会更多,成功就会更多。其实在我心里,老家那低洼的地形就是一个天然的摇篮、人间天堂,是养儿育女的地方,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,无论我们生活是好是坏,只要回到老家,她就会敞开胸怀,让我们投入她那温暖的怀抱。

家在黄龙沟

柯贤会

老家有山,山上有寨,站在寨上,极目四望,隐约可见汉滨伏羲山、平利女娲山、旬阳太极城,自然人文美景,尽收眼底,心旷神怡。如若空闲,攀山而上,当一回寨主,经历一次时光穿越,感受当年攻守山寨的情形,享受一次惊心动魄的战火洗礼,陶醉在岁月的风铃里,岂不美哉。

山有多高,水就有多深。从树根、从花枝、从泥土、从石缝渗出的溪流,如数不清的毛细血管,滋养着老家的每一个人。娟娟溪流汇入黄龙沟,流进坝河、汉江、长江等大江大河,最后归入大海,老家的溪流生动地诠释了“滴水成河”的道理。

“三月三,放牛娃子跳乌滩”,水丰草茂的黄龙沟曾经留下我和小伙伴放牛、打猪草的身影,黄龙沟的乌滩里曾经装满我和小伙伴们戏水的笑声,在这些乌滩里,我学会了狗刨水、扎猛子、跳水,见人可以骄傲的说:“我是一个会水的人”。

山有阳刚之气,水有温柔之美,山是父亲,水是母亲,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。老家的小村过去是一个农业村,以种植小麦、稻谷、玉米为主,完全是绿色无公害食品,吃了健康长寿,村里最长寿的老人活到了100多岁。现在,村里人根据老家的自然条件,结合历史景观,正在打造康养、健身、探险为一体的旅游景区,老家村子正迈步走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。